

# 二度入獄

滬上往事之六

萬 墨 林

吳開先先生第二次到上海，因為敵偽方面已經在香港設立機關，專門偵查重慶地下工作人員的行蹤，他不敢經過香港，繞遠路，從菲律賓趁

船來，我仍舊親自押一隻舢板，到吳淞口去接他上岸。這條平時走慣了的水路，真正是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我們身上都帶好「傢伙」，準備隨時拚命，誰也不曉得何時何地，會湧出一批人馬，放出幾響

冷槍。



抗戰時期上海地下工作最重要的負責人，陸軍中將蔣伯誠。

杜先生在杜美路有一幢很考究的大洋房，他一直不曾搬進去住過，我正好利用那邊的傢具器皿，替吳先生佈置辦公室。吳先生在上海工作期間，我始終跟着他跑腿，我幾乎忘記東洋人和汪精衛隨時可以捉我，我非常熱中於那種出生入死、艱危煩雜的地下工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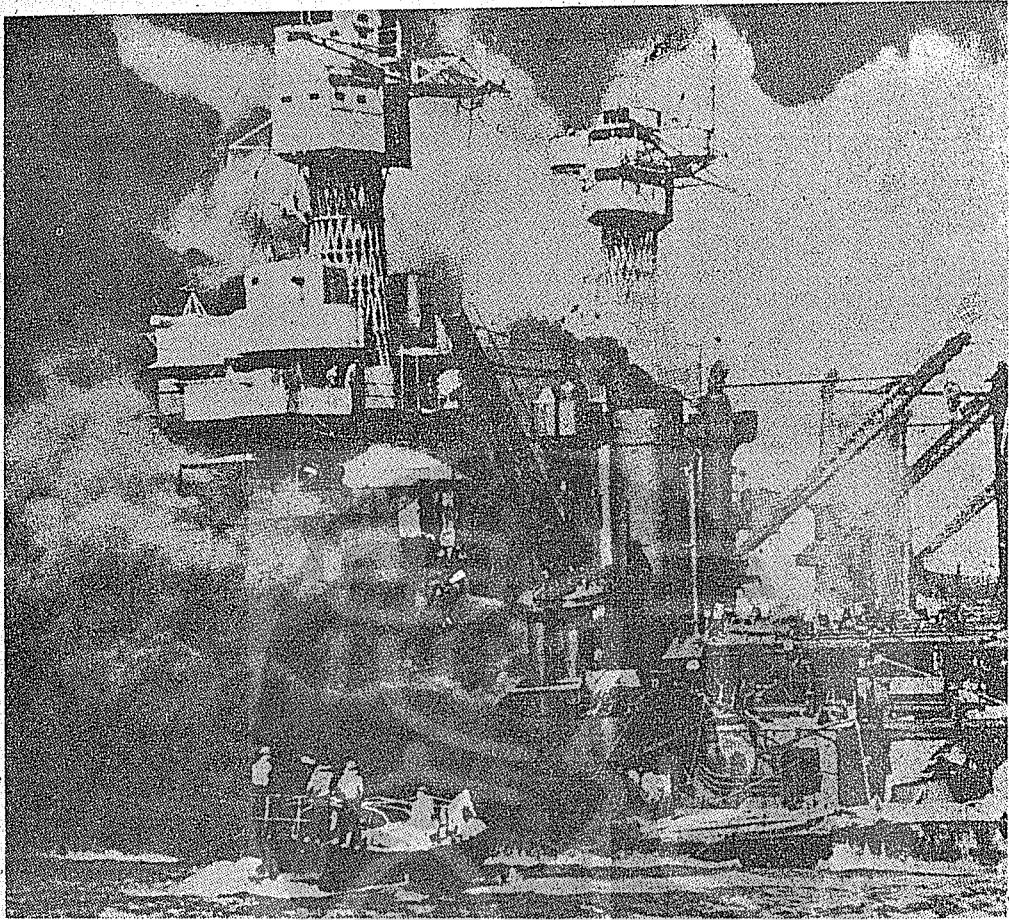
我太太經過上一次我被捕的事件，早已成了驚弓之鳥，嚇傷了膽，如今見我大病初癒，又在「故態復萌」，她便無日無夜的爲我擔心，夫妻倆在

一道的時候，總是聲淚俱下的勸我自家性命要緊。我吃她嚙嚙不過，一方面也爲了工作上的方便，不惜花一筆大價錢，向日本陸軍總司令部，轉買來一張特別通行卡。我將這張卡拿給我太太看，騙騙她說：

「有了這個，我就跟東洋官兵一樣了。走遍上海，沒有人敢來捉我。」

## 蔣伯誠魔窟裏中風

不久到了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，日本軍閥南侵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日本軍隊開進租界，這下子我們大糟其糕，因爲所有利用租界做庇護的地下工作人員，和忠黨愛國份子，就此難逃被日軍和漢奸捉牢搶斃的噩運。中央急於匯款救濟，讓他們及早逃出虎口，回到後方，但是國家銀行都被敵偽接收了，有錢無法匯。於是杜先生義薄雲天，他打電報請徐采丞先生儘力設法，又命我將他所有的房產地契，拿到上海四行儲蓄會去抵押。當時我捧了一大包地契，心中着實有點躊躇，心想在這種時候四行儲蓄會怎麼敢借大筆的錢



給我呢？要是他們通知敵偽方面把我捉了去又將如何？但是那麼許多人性命攸關，等錢走路，何

況杜先生又有命令下來，凡此都使我不得不硬起頭皮走一遭。

英，發爆而隨戰大洋平太，港珠珍襲偷軍海本日，日八月二十年一十三國民  
獄入度二而因者作文本，變驟勢局海上，界租海上進開隊軍本日，戰宣日對美  
。形情生救險冒員人生救，火起炸被號亞尼吉維西的中港珠珍在泊停為圖。

不過，這樁任務到底是有驚無險，我很順利的替杜先生借到一大筆錢，分發給亟待離滬的忠貞朋友，我們確實救了不少人。事後方知，杜先生並不會叫我冒什麼險，他早在事前請錢永銘先生打電報給四行儲蓄會，通知他們火速辦理這筆押款。

一直忙着送錢接濟，送人上路，走不動的還要給他們安排秘密的住所，隱名埋姓，改頭換面，避免敵偽的搜捕。吳開先和吳紹澍先生重責在身，不肯撤退，蔣伯誠先生正在生病，動不了身。這三個中央大員是敵偽偵騎四出、志在必得的人物。爲了掩護他們三位，真使我們精疲力竭，焦頭爛額。

三十一年三月十八，晚上，霹靂一聲，吳開先先生被捕了，旋不久，吳紹澍先生也被捉進了牢監。杜先生在重慶得到了消息，「不惜一切代價務盡全力營救」的電報，像雪片一般的飛來。我們正在到處打聽，四方奔走，接着，連蔣伯誠先生也中了敵偽的毒手。

另一位中央大員蔣伯誠先生，是前內政部長蔣鼎文先生的本家，彷彿當時他是今 總統蔣公的代表，駐節上海，監督並節制中央各單位派駐上海的工作人員。因此他的地位非常重要，我們爲了對他表示尊敬，一致稱他「伯公」。

伯公祕密抵滬，事先我也曾奉到杜先生的密令，親自乘一艘汽艇，駛往吳淞口外迎接。他在上海的公館，我們爲他佈置在福履理路的曲園，鬧中取靜，有一座花園，頗有池沼亭榭之勝。在曲園前後住了一年多，伯公以簡馭繁，以

靜制動，平時深居簡出，很少在人前露面。經常到他公館裏來的，只有刻在台灣的王先青先生和我，一切通訊聯絡事宜，也由我們兩個負責。

就這樣，平安無事的渡過一段時間，我們還不曉得，東洋人早已得到蔣伯老坐鎮上海，指揮一切的情報，他們偵騎四出，敵偽雙方的情報人員，都以早日偵破伯老的行蹤，列為最重要的工作目標。

伯老的夫人杜麗雲女士，曾是平劇青衣祭酒，黃浦灘上，她的熟人很多，尤其平素好動成爲習慣，不耐常年蟄居。她眼見一連多時風平浪靜，以爲沒有什麼關係了，於是她開始每天出門，望朋友，買東西，有時候也看看電影聽聽戲，她經常不斷的在公共場合出現。

杜麗雲女士本身就有名氣，黃浦灘上，認得她的人不少。敵偽方面，終於發現了杜女士的行蹤，他們非常高興，立刻派人釘她的梢，一釘，便尋着了蔣伯誠先生的祕密住處。

起初，他們想利用蔣伯公的住處，偵查其他的重慶地下工作人員，但是接連守候了許多天，看見時常到蔣家去的，只有我和王先青先生兩位。就在這個時候，蔣伯誠先生突然生了一場大病，他半身不遂，躺在床上不能動，我們一看，就曉得他是中了風。

蔣伯誠先生中風以後，使王先青先生和我，感到萬分的着急，他得了重病，必須趕緊延醫救治，但是，倘若天天帶醫生上他家，天長日久，他的祕密身份必將暴露，到那時候，不但蔣伯誠先生會有生命的危險，連我們自己恐怕也難逃敵

偽的毒手，牽一髮而動全身，西蒲石路那邊的機關，說不定亦將因之暴露。

兩個人不勝憂急，再三商議，終於決定，不論在甚麼時候，我們兩人決不同時在蔣家出現。這也就是說，由我們兩人輪流去探望蔣伯誠先生的病。如此這般，縱使敵偽派人來捉，他們只能捉到我們一個，審問起來，我們儘可以承認是以私人友誼的關係，偶然來探望他的。

請醫生，也是先就相熟的、靠得住的醫生中間選，選一位醫師，治療一段時期，病況如果沒有什麼進步，立刻便更換一位。這樣，勉強可使醫生覷破祕密的可能性來得小些。

### 王先青也中了埋伏

蔣伯誠先生被捕的那一天，正好輪到王先青先生陪醫生去看病，他們特地選了天不亮的時候，而且還落着大雨。兩個人一走進蔣家，早已埋伏在四週的日本憲兵一湧而出，王先青先生無法反抗，只好束手就擒。日本憲兵正想把蔣伯誠先生從床上拖起來，王先生高聲抗議的說：

「你們不可以這樣，他是中風的病人！」

東洋兵聽王先生這麼說，還不肯相信，因此有人跑過去，按住蔣伯誠先生，在他身上摸來摸去，其結果，認定他確實中了風，他們打電話，請憲兵隊派一位醫生來。

來的東洋軍醫名字叫香島，他的醫道和爲人都還不錯，替蔣伯誠先生放過血，他向那批日本憲兵說：

「這個病人不能移動。」

日本憲兵沒有辦法，只好讓病人躺在原處，由他們派一小隊兵，日夜看守，嚴禁出入。福履理路曲圍，變成了日本憲兵隊的臨時監獄。

當時我還被蒙在鼓裏，連自己都不知道，自從日本憲兵發現蔣伯誠先生的住處，每天都有人釘我的梢，我的行蹤，一直在他們的掌握之中，幸好在此以前我搬出了西蒲石路一二三四號，因此總算還不曾連累吳紹濤他們。

我又住回十八層樓，我的太太和我住在一起。那一天，東洋憲兵計劃把我們一網打盡，監視好蔣伯誠先生，便由四名東洋憲兵，押着王先青先生，直撲蒲石路十八層樓我住的那一層公寓。當時我還不曾起床，王先青先生一被他們押進來，便忙不迭的向我遞眼色，他唯恐我不曉得事態嚴重，甚至開口通知我說：

「墨兄，伯老出事啦！」

東洋憲兵破口大罵，其中之一，立刻便把他推了出去。

我自恃身畔藏有硬卡，倒還不怎麼驚惶，一面披衣起床，一面應付他們的盤問。我太太却臉色蒼白，她穿好了衣服，仍然在簌簌的發抖。

東洋憲兵會說生硬的中國話，看起來，他們對我還算客氣，爲首的那一個開口問我：

「萬樣，你還在幫蔣伯誠做事？」

我心想在他們面前低聲下氣沒有用，於是不理睬他，眼珠一彈，瞪他一眼，那意思是說：

「怎麼樣？你管得着我嗎？」

我這樣倨傲其實是有用意的，接下來，我便從衣袋裏面掏出那張日本陸軍總司令部發給我萬

某人的特別通行卡，大模大樣的遞給他看。與此同時，我洋洋得意的望望我太太，我是在想告訴她：

「妳看，他們膽敢把我怎麼樣？」

再也不會想到，日本憲兵小頭目，接過上面貼有我照片的「硬卡」，拿在手上，眼睛略略的一掃，立刻嘿嘿兩聲冷笑，手一甩，不曉得把我那張護身符飛到那裏去了。

於是我們兩夫婦面面相覷，心知大事不好，不等日本憲兵頭目開口，我由太太相幫着，收拾帶進監牢裏去的衣服和用具。

收拾好了，我太太突然開口說了話，她真正把我嚇了一跳，因為她很鎮靜自然的對那三個東洋憲兵說：

「我要和我先生一道去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小頭目和我不約而同的問。

我太太走近我身邊，掀開我的衣服，指着我的傷口說：

「我先生開刀的傷口，每天要換一次藥。」

三個東洋憲兵跑到我們房門口，噤哩咯囉，用日本話商議了一陣，然後三個人大踏步的走回來，仍然由那個小頭目說：

「好的，妳可以去。」

於是，我太太也收拾了些衣物，跟着我們一道走。

這時候，日本軍隊早已接管了英法租界，他們在貝當路，設有一個憲兵隊，我們便被關在貝當路的東洋憲兵隊裏。

兩夫妻睡一隻破囚床，這倒是往常不曾聽說

過的稀奇事情。平平安安的過了大半夜。翌日一早，看守打開鐵柵欄，叫我去過堂。太太表現得很硬氣，她不哭，不流眼淚水，僅祇低聲的叮嚀我一句：

「身體要緊啊！」

「曉得了。」我裝着若無其事，大聲回答，照舊邁我的八字步，領在日本憲兵之前走去。

### 再度入獄朋友頗多

一進審訊室，陰風慘慘，殺氣騰騰，這邊的刑具，千奇百怪，花樣遠比七十六號多，我曉得東洋人講究武士道，佩服硬漢，縱使心中有十五個吊桶，七上八下，心驚肉跳，當時却還力持鎮靜；當他無介事。我的眼睛在向那些猙獰可怖的刑具逐一瀏覽，彷彿我是被請到這裏來參觀的。主審的是日本憲兵隊長，一名班長負責記錄口供。他們兩人以及在審訊室裏服侍我的七八個憲兵，臉孔都板得很緊。

隊長坐着，我立好，兩人隔一張大辦公桌。

這位隊長真是小兒科，他把我當一名三尺童子看待，一上來，便嚇我一嚇，他聲色俱厲，斬釘截鐵的說：

「萬墨林，你的事情我們大大的知道，上海所有的重慶份子，政治犯，統統都由你領導，接洽。」

我決定緘口不答，讓他自己說話。

握緊拳頭，隊長在猛搥辦公桌：

「你說！蔣伯誠你認不認識？」

「認識的，」我抗聲而答：「我跟蔣伯誠只

有私交，我們是朋友。」

「哈！你招了！」隊長好不開心，連連搓手，他一指那個記口供的班長，疾言厲色的下命令：「你給我寫下來，第一，蔣伯誠在浦東私設電臺，和重慶秘密通訊，這個電臺是萬墨林給他設立的。第二，蔣伯誠在上海的活動經費，統統由萬墨林幫他供給。第三，萬墨林還每月津貼重慶份子黃叔和五千塊錢。」

隊長快快的說，班長就振筆直書，迅速記錄，我看他們兩個一搭一擋，入人於罪，實在忍不住了，於是便連聲「喂喂喂」的喊起來。

「什麼事？」隊長瞪起一雙牛眼，虎視眈眈的緊盯住我。

我不慌不忙，伸手向那名班長一指：

「他記的是什麼？」

「你的口供！」隊長頓足咆哮的回答。

「你的口供好不好？」我輕飄飄的說：「我還不會開口，那些罪狀，不都是你自家說出來的麼！」

這位隊長，受了我的奚落，頓時勃然變色，赫然震怒，氣的混身發抖。這一着我倒不曾料到，他竟老羞成怒起來了，他頓足大叫：

「拖他過去！去上電椅！」

電椅？我萬墨林早就上過了的，電壓不足，電不死人，充其量，不過燒焦幾塊皮肉，麻上那麼幾陣。因此，當時我故意裝得從容自在，篤篤定定，不等東洋兵上來拉拉扯扯，我漂亮得很，自己跑過去，往那張滿佈斷電線的白木椅上一坐。

「吱唔喂！」一通電流，這下我才知道，扮英雄，充好漢，其結果是我自家吃足了苦頭。貝當路日本憲兵隊裏的電椅，電力要比七十六號強得多，它雖然不足以致我於死，但是那十幾條斷電線，彷彿化為千百條火蛇，儘往我的毛孔裏鑽，火辣辣的燙灼，頓時燒得我皮開肉綻，鼻孔裏陣陣傳來燒焦的惡臭。

最可惡的是，一時數不清有多少東洋兵在服侍我，他們爲了避免我傳電，絕不直接觸我的肌膚，他們用些木棍子，抵住我的胸，壓牢我的肩，按定我的兩條腿，他們逼着我全身緊密的貼牢那些斷電線，忍受電之燒灼。

切膚之痛，逐漸的趨於麻痺，怪事來了，我突然覺得反胃，極想嘔吐，我想起我昨晚吃過一頓豐盛的酒席，如今肚皮裏多的是鷄鴨魚肉，排翅烏參，既然我已非吐不可了，我迷迷糊糊的看到那位東洋憲兵隊長，也正直立在我面前高聲大笑，這個可惡的東西！我受這些個罪，不都是他害的嗎？於是，怒從心中起，惡向膽邊生，衝撞他一下，大不了是死！何況我此刻正感活罪遠比死刑難受，不如激惱了他，拔出手槍把我打死了吧。心裏在這樣想着，哇的一聲，胃底的剩茶殘肴，恰似一道長虹，猛一下子噴出來了！我親耳聽到那位隊長發出一聲怪叫，親眼看見他雙手搗面，倒退三步，這下他可慘了，他被我吐了個一頭一臉和一身！

打算好他將暴跳如雷，下令把我拉下電椅，綁赴刑場槍斃的呢！不曾想到，這位東洋憲兵隊長脾氣還蠻好，在他的指揮之下，我被拖下電椅

來了，却是不曾槍斃，他下令還押。

這一還押，又讓我過了兩星期的平安日脚，和我太太朝夕相對，一天二十四小時並無一分一秒分離。如今回想，確是我們兩夫婦結婚四五年裏，從所未有的事哩。

監牢便是囚籠，除我例外，全是一人一間。住久了，耳聽八方，眼觀六路，經過送飯送水的中國獄卒秘密報信，我們兩夫婦欣然獲悉：王先青先生正好關在我們的隔壁，和我們同獄的朋友，還有曹俊、毛子珮兩位先生。

### 特高科主任是花田

有一天，王先青先生在隔壁敲牆壁，通知我說：

「明天，是特高科主任親自審問你，墨兄，你要好好的準備啊。」

特高科主任，是日本憲兵隊的首腦之一，他的地位不及隊長，但是很有權力，他是專門對付所謂政治犯的。

我聽到王先生的通知，並不怎麼在意，但是我的太太又着急，睜大兩隻眼睛，以焦灼憂惶的目光，緊盯住我。爲時一久，我都有點不耐煩了，請她——

「不要這樣子盯牢我望好不好？管他什麼特高科主任呢？他總不能吃了我吧？」

話雖這麼說，自己心裏也是蠻着慌的，大約在下午三四點鐘的光景，東洋兵的皮靴聲囊囊的響。越響越近，不一會兒，兩名槍兵來提訊我了。

爲了駭怕太太會哭，我狠狠心，頭也不回的跟着他們走。

進了曾經來過一次的那間審訊室，一看高高在上的特高科主任，我呆了一呆。這個人不但不同，而且相貌忠厚，他正滿臉笑容的看着我。

後來我才曉得，他的名字叫花田。花田對我確實很客氣，他請我坐在他對面，開口便說：

「萬樣！我很佩服你。」

「不敢當。」是中國人，就要講究禮貌。

一面翻閱桌子上的卷宗，一面還在和我寒暄，花田說：

「萬樣，你很了不起，真硬氣，你在虹口殺了我們不少的皇軍，七十六號和虹口憲兵隊用了那麼多次刑，你一句話都不肯說！」

「花田先生，你只說對了一半，」我向他笑笑：「我平時很少到虹口，貴國的皇軍，我一個也沒有殺過。」

他也不和我辯，向我露齒一笑，又問：

「蔣伯誠和你有沒有工作上的關係？」

看他爲人那麼老實，態度極爲誠懇，我覺得用不着欺瞞他，他說我硬氣，我便硬氣到底。我決定一切責任自家負，工作內容不洩漏，在這兩個前提之下，我何妨凡事據實而答：

「假使說替他送送信，傳傳話也算工作上的關係，那麼，我告訴你：有的。不過，關於那些事情的內容，請你最好不必問，否則的話，我只有閉口不答。」

「你一定不肯說？」

我堅決的搖頭。

「好的。」再也沒有想到，他竟輕輕的放過，但是接着他又提起了第二個問題：「黃叔和你是什麼關係？」

「朋友。」

「你為什麼每個月津貼他五千塊錢？」

「他家累重，銀行裏拿的薪水不夠用。」

就這麼，簡單明瞭，容易輕鬆，三個問題問過了，程咬金的三斧頭以後，花田竟和我談起閑天來。我們互問對方的經歷，家鄉風土，人物趣味，越談越歡暢，越談越消除了隔閡，彷彿國恨家仇，全都拋開在九霄雲外，仇敵見面，會得這麼投機，真是我再也無法想像的事情。

花田問起我喜歡看什麼書？

「水滸，三國志，」我不假思索的回答：「杜月笙先生也很愛看這兩本書，我們不但常常看，有時還請人到家裏來講呢。」

「哈，大大的好！」他很高興，說是：「我們日本也有三國志。」

並不是我小氣，我覺得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，這句話必需更正，我當時就說：

「那是你們翻譯過去的。」

「當然是翻譯過去的。」他怔了一怔，又眉開眼笑的說：「不過，萬樣，中文本的三國志我也讀過啊，我會說中國話，也會讀中文。」

我本來想講：你們日本的語言文字，也是從我們中國搬過去的。然而轉念一想，這又何必？人爲刀俎；我爲魚肉，何況這也不是講大道理的時候。

### 特別優待四條毛毯

呢！」

花田呆了呆，搔搔頭問我：

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啊？」

「司馬懿不是帶領人馬去攻打蜀國的吗？司馬懿跟馬謖是敵人，你叫我聽你的話，豈不等於喊馬謖去服從司馬懿的指揮？」

他聽了，啞然無語，低頭思索了一會兒，重抬起來看我時，我長長的吁了一口氣。還好，看來他不曾生氣，他仍然和顏悅色的對我說：

「中國人都說日本人講道理，其實，這都是反日份子的惡毒宣傳，故意破壞中日兩國的友誼。萬樣，你說：我這個人是不是講道理的？」

我自己心裏說，你倒是個講道理的，不過你講的都是歪道理。

他見我不答，又補充的說：

「自從我調到中國來，前後有一年多了。萬樣，不相信的話你可以去打聽，我花田從來沒有處決過一個政治犯。」

聽他這樣說，連想到自己的生命問題，心中不禁一喜，我連忙撥頂高帽子給他戴，我說：

「如果真是這樣的話，那麼，你就是大大講道理的人了！」

花田聽了，十分歡喜，爲了表示他確實很講道理，他立刻關懷起我的病來：

「萬樣，聽說你有病，你有什麼病？」

我把我的病痛，誇大了一倍。他很仔細的聽，而且也很相信，聽完，他又對我一翹大拇指，他說：

「萬樣，你很硬氣，很勇敢，生這麼重的病

馬謖倒不該去聽諸葛亮的話，他該去聽司馬懿的

相識：「而我也不能資格當馬謖。照你的說法，

田，現在是代表皇軍在審問你！」

「你總不是諸葛亮吧，」我一聲冷笑，反唇

相識：「而我也不能資格當馬謖。照你的說法，

馬謖倒不該去聽諸葛亮的話，他該去聽司馬懿的

相識：「而我也不能資格當馬謖。照你的說法，

田，現在是代表皇軍在審問你！」

「你總不是諸葛亮吧，」我一聲冷笑，反唇

相識：「而我也不能資格當馬謖。照你的說法，

馬謖倒不該去聽諸葛亮的話，他該去聽司馬懿的

相識：「而我也不能資格當馬謖。照你的說法，

田，現在是代表皇軍在審問你！」

「你總不是諸葛亮吧，」我一聲冷笑，反唇

相識：「而我也不能資格當馬謖。照你的說法，

馬謖倒不該去聽諸葛亮的話，他該去聽司馬懿的

相識：「而我也不能資格當馬謖。照你的說法，

，還咬牙切齒，忍住痛苦，連醫藥都不要求。」  
說完，他一面吩咐衛兵去找香島軍醫官，一面再關切的問我：「在下面住得舒服嗎？是否缺少什麼東西？」

我說：「坐監牢當然不比在家裏，無法計較舒服不舒服，祇不過，天氣太冷一個人一床毯子，實在不够保暖。」

「這個容易，」他很爽快的說：「我給你特別優待，加發四床毛毯。」

「謝謝，」我向他點點頭，故意自言自語加一句：「這樣，我可以分兩床給太太了。」

這一次他很聰明，聽出來了，立刻又說：

「萬太太也是特別優待，我叫人也再給她另加四條毛毯。」

又道過謝，香島來了，兩個人噤哩咯囉說東洋話，像在商議。商議定規，花田轉過臉來告訴我：「沒有問題了，你的病，明天我叫軍醫官給你開刀。」

天下會有這麼好的事，我喜出望外，當時真有點昏淘淘了。再三的向他稱謝，花田又笑謎謎的說：

「萬樣，你可以回去休息了。」

### 篤篤定定醫院坐牢

起先以為拎着腦壳來受審的呢？那曉得會有這樣一個美滿的結果，談談三國志，發點小牢騷。現在呢，兩夫婦都能受到特別優待，而且，明天東洋醫官還要給我治病開刀。

香島陪着我，走向審訊室的房門，我突然想起事情不對，東洋醫生靠不住，吳佩孚在天津，就是被東洋人拔牙齒拔死的。花田這傢伙，莫非是在笑裏藏刀，陰謀毒害啊，他推說明天替我開刀，極可能叫他們的軍醫官，明朝一刀開殺了我。驚出了一身冷汗，我立刻轉身，又走回花田的辦公桌前，我問他：

「憲兵隊裏有手術間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他老老實實的回答。

於是我又緊接着問：

「這裏有護士嗎？軍醫官有足够的助手嗎？」

花田愕然的瞪住我，連連搖頭。

「那麼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開刀是很不安全的。」

想了想，花田終於點頭承認，他說：

「嗯，這樣不能開刀。」側過臉，他去問香島：「你說怎麼辦？」

香島脫口而出的說：

「要開刀，就該住醫院。」

阿彌陀佛！

一說住醫院，花田大概是很爲難了，他使勁的搔着頭，眼睛望着香島，眉頭皺得很緊，他遲疑不決的說：

「這個——必須得到杉原隊長的特准。」

我輕輕的說：

「打個電話試試看？」

他居然拿起電話聽筒了，這使我欣喜若狂，

花田和杉原隊長，在電話中談了很久，我眼睛都不眨，凝神注意他的表情變化，——漸漸的，笑容浮上他的臉，他直在一聲哈伊！哈伊！我曉得自己出獄有望，也在心底發出聲聲歡呼。

「好極了！」放下電話聽筒，他起勁的搓着手，滿臉堆笑，告訴我：「萬樣，杉原隊長答應送你住醫院。貝當路的大華醫院好不好？那裏有特等，頭等，二等和三等，你說你喜歡住那一等呀？」

我說：

「讓我住特等吧，住院和醫療的費用，我可以寫信去叫家裏送來。」

當天，我便由四名東洋憲兵押着，住進了大華醫院。大華的特等病房很貴，要一千元一天，但有一樁好處，我的太太也能住在裏面，不時予我照料。

又住醫院了，有一位認得我的護士小姐跟我開玩笑，她說：

「萬先生住醫院的派頭真大，除了太太和傭人服侍，還要帶衛兵。住南洋醫院的時候是法捕房巡捕，和杜公館的保鏢，到我們大華醫院來，病房門口不分晝夜，都有東洋憲兵站崗。」

我聽了只有苦笑，我悄悄的回答她說：

「小姐，這不是開玩笑的事。你那裏曉得，我在這兒性命攸關啊！」

大華醫院的醫生，公事公辦，要在我肚皮上開第三刀。我實在是開刀開怕了，讓他開吧，唯恐弄不好弄出大毛病，可能送命，不讓他開呢，東洋人看到了，馬上就會質問我：你不要開刀，

住進醫院做什麼？還不火速給我回監牢去？左右爲難，無可奈何，我只好趁東洋憲兵一個不注意，簡短而急速的知會他說：

「兩年前任定桂給我開的慢性腹膜炎，因爲傷口有結核菌，收不了口，其實我並沒有病。」

大概是任定桂三個字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他耐心的聽我說完，頓時就問：

「那麼，你要我怎麼辦呢？」

「再開刀，」我用極低極低的聲音說：「請任定桂來當顧問。」

「任主任肯來嗎？」

「一定肯。」

這位醫生漸漸的變得聰明起來，他在手術枱旁裝模作樣，再給我檢查。檢查過後，他跑去找那個在手術間裏監視的東洋憲兵，他直率的說：

「萬墨林病況很複雜，我們做不了這種手術，必須請上海外科權威任定桂主任主持，你們看是把萬墨林送到南洋醫院，還是把任主任請到這裏來。」

東洋憲兵怕麻煩，大概也有點不敢打電話回去向杉原隊長請示，他聳聳肩膀說：

「你去把任定桂請來吧。」

任定桂一來，我得其所哉，趁他替我作全身檢查的時候，跟他悄悄咬耳朵，他向我微微的點頭，檢查完畢他果然依計宣佈：

「病人身體很弱，目前不适宜動大手術。他必須好好休養，對他那個傷口，我們暫時只能給他晒太陽燈，打消炎針。」

至此，我的計劃完全成功，既不必再冒一次

開刀的危險，而且，也不會又被他們帶回監牢去，我可以篤定泰山的在醫院裏納福。

### 連打十七八隻電話

第二天，冬日的溫暖陽光，透過玻璃窗，照射在地板上。三國志同好朋友花田，親自到醫院來探訪，他送我一隻花籃，還有兩盒東洋點心。憑良心說，當時我確實是誠心誠意的向他表示感激。

接下來我還要進行第二步計劃呢，我很懇切的要求花田，請他允許我和外面的親戚朋友聯絡。

「這個大大的不可以，」花田的眉毛皺得很緊，他低聲的告誡我說：「你不要忘記，萬樣，你雖然住在醫院，但你仍舊是皇軍的政治犯啊。」

「我曉得，」我不願放棄最後的努力：「不過，花田先生，我請你也不要忘記，昨天我們說好，這裏的醫藥費用，統統由我自己負擔。」

「那是當然的。」

「這家醫院的價格很貴，」我一本正經的說：「住一天一千元，照太陽燈和打針，外加請特別護士，一天要花一兩萬。花田先生，如果你不許我和親戚朋友連絡，你叫我從那裏拿錢來付醫藥費呢？」

花田搔頭想想，醫藥費的問題必需解決，看上去他還非得依我不可，否則這筆賬叫誰付呀？

於是，他又答應了我，可以用電話和外面聯絡，「不過，」他鄭重其事的警告我：「萬樣，

你在電話裏不能談政治問題啊。」

我心花怒放，應聲作答：

「那怎麼會呢？莫說我根本就不是什麼政治犯。即使我是，我也不會這麼傻，給你們從電話裏捉到了憑據，或者，牽累了別人。」

花田偏着頭想了想：大概是認爲我說的話不錯，他很滿意，站起來，吩咐衛兵幾句，向我告辭，走了。

這一下我算是百事順遂，得其所哉。特等病房，病床旁邊的小木櫃上，本來就裝得有電話，我拉起電話聽筒，先撥給兩位親眷：余太太和王太太，我請她們立刻送五萬塊錢到大華醫院。她們聽到我的聲音，歡喜得叫了起來。——難怪她們這樣歡喜，誰都以爲我第二次進東洋憲兵隊，不是被槍斃，便是手銬腳鍊，天天在十八層地獄裏受苦刑，吃生活的呀。

從這一隻電話開始，我接連打了十七八隻電話出去，接通了，我總是這麼興高采烈的跟對方說：

「喂，你猜我是誰？……我是萬墨林！……哈哈！嚇了你一跳吧？……我很好，很好……我住在大華醫院，特等房間第三十一號。……你要來看我？可以呀！不過千萬不要買東西來啊，此地花也有，點心也有，都是東洋憲兵剛才送來的。他還留好兩位東洋朋友，從早到夜的在我病房門口站崗呢！……」

末一句話我總是說得特別清楚，因爲我想使接到電話的親友都能曉得，我仍然在日本憲兵的監視之下。



一連串想打的電話還不會打完，頭一批朋友滿頭大汗的趕到了，上海人和日本人打交道為時已久，摸得透他們的脾氣和性格。在病房門口跟那兩位憲兵鞠個躬，然後手一伸，一小捲鈔票塞過去，東洋兵傲慢的把臉一揚，朋友們趁此空檔便鑽進病房來。

從此以後，我病房門外的東洋憲兵，差點變成了戲院門口的收票員，山陰道上，應接不暇。我的朋友一撥撥的來，門裏談笑風生，聲震屋宇，門外甲士肅立，臉孔板起。無論我們在房裏笑什麼，談什麼，做什麼，幹什麼，東洋衛兵總是置若罔聞，視若無睹。他們不管我們，唯一要防備的是花田，或者憲兵隊的其他官員，而我和我的朋友，也正因為外面有人在把風，越發的輕鬆自在，百無忌憚。

討厭的是花田對我過於熱情，他把我當做好朋友，深怕我在醫院裏太寂寞；間日一趟，他必定要抽空前來看我。談談水滸，講講三國，他來的次數一多，東洋憲兵難免偶或耳目不週，被他闖見了我房裏正是高朋滿座。於是乎，花田漸漸的起了疑心，有一天他開門見山的告訴我，由於職責攸關，唯恐鬧出亂子，他想把我移送到大西路的宏恩醫院。宏恩醫院早經日軍接管，普通人是不能進去的。

我因為和他已經很熟了，仗着彼此很有點感情，大聲的向他抗議，我說我不願意搬到宏恩醫院去，事實上我在大華醫院住得很舒服，治療經過頗為良好。我滔滔不絕的傾訴，花田滿臉苦笑，最後，等我把話說完了，他才語重心長的

的說一句：

「萬樣，不要忘記你目前的處境。」

一句話堵得我啞口無言，我只好聽從他的安排，由大華醫院搬到了宏恩。

搬這次場，等於搬走了我的歡樂和自由，病房門口的衛兵換了些新面孔，他們執行任務嚴肅認真，顯然是受過東洋人嚴厲的命令，對我還算保持冷漠的禮貌，對於我的訪客却一律嚴峻的謝絕。我又孤獨了，白色的病房形成囚牢，整天悶着無事可做，無人可談，我只好拉開喉嚨，大唱其：「我好比，籠中鳥……」

在宏恩醫院，我和我太太仍然住特等病房，請特別護士，而且根據任定桂的處方，打針，照太陽燈。在我們所住的那一層樓上，除了我門口的兩名東洋憲兵，統統都是中國人。我搬進宏恩的頭一天，中國同胞就曉得我來了，不論醫生、護士、雜役，或是爬得起來的病人，每每藉機在我門外走來走去，看我一眼，或者暗地裏打個招呼。

所必須瞞過的只是兩個東洋兵，整個宏恩醫院的中國人一致聯合起來，人人都想為我做點事情。於是一個曲折蜿蜒的通訊網開始建立，如果我想和那一位朋友連絡，或者是想某人去為我辦某件事，只要我趁着醫生給我把脈搏，護士為我量體溫，以至老媽子進來清理房間或掃地，我撥撥嘴唇皮，將人名、電話號碼和所要說的話交代清楚，他們自會耳口相傳，輾轉的為我辦到。

住在宏恩醫院的那兩個星期裏，我只有二位訪客，那就是花田，這位在東洋憲兵隊裏極難碰

得到的好好先生，他很看重友情，而且心腸極寬，可能他在從軍之前出身貧寒，他十分注重金錢，在此我必須聲明，花田在我身上儘有大發洋財的機會，但是他對於我唯予不取，他不曾得到我一分好處，但是他始終為我的「經濟問題」就心，他曉得我在大華醫院化了不少的錢，那筆開銷數額之巨大，曾經令他為之咋舌。如今我搬到宏恩醫院來了，最使他念茲在茲，時刻不忘的是：宏恩的用度比大華尤為驚人。

這使他在每次前來探疾的時候，每每旁敲側擊，殷殷探問，我知道他確很為我就心，他就心我能否長此以往的維持下去。

人心總是肉做的，起初我對他的熱心關懷，確是由衷感激，但是當他提及金錢的次數越多，而且越來越為我着急時，我突又想到，這又是一個扭轉乾坤的大好良機。——花田是個好人，遺憾的是他和我置身兩個國度，站立在截然相反的敵對方向。

### 牢獄之災自由痛快

當時，我最牽記於心、無時或忘的事，唯有蔣伯誠先生以中風沉疴而陷身縲絏，我不曉得他的生死存亡，更無法想像他處境怎樣？及在大華醫院時有位朋友暗地裏告訴我一些事體，提到蔣伯誠先生時他說：

「伯老的病還沒有好，東洋人現在把他拘禁在西蒲石路鄭子嘉先生的公館。」

那時候我還有點不相信，東洋人會對他們的死敵如此優待？後來我轉彎抹角，誘使花田露了

口風：蔣伯誠確實是在西蒲石路養病，從那一天起始，我一心一意想去看伯老。

於是有了這麼一天，機會終於來了。花田又帶了些吃食來看我，我和他談着談着，就談到了蔣伯老的頭上。花田十分感慨的說：日本憲兵隊的負擔未免太重，譬如說：在西蒲石路善為優待蔣伯誠，日常開銷，醫藥化費，每一個月都是所費不貲，這些化費應該如何出賬，他們隊上真是傷透了腦筋。

花田的苦惱給了我很好的啓示，他使我靈機一動，不再跟這位「小兒科」兜圈子、說廢話，我直接了當的建議他說：

「蔣伯誠先生在西蒲石路養病，我在宏恩醫院住特等房間，這兩處的開銷都很大。而且，使你們報銷起來也很困難。花田先生，我有一個意見，」我儘量使自己的語氣委婉一點，「你是否可以把兩個辣手的問題合而為一，我本來就住在西蒲石路，你就讓我搬回那邊去，我跟蔣伯誠先生一道住，一切開銷由我負責。」

花田起先不敢答應，禁不住我再懇懇，他又去和杉原隊長商量。杉原一向很聽花田的話，只要花田堅持，他就必定讓步，因此，我這次坐監牢，前後三易其地，末了竟回到老地方去享福了。

看見東洋憲兵押解着我搬去，蔣伯誠先生大為振奮，他說墨林你真有辦法，簡直是把東洋人哄得團團轉麼！我笑着說那裏那裏，無非運氣好而已。那裏想到日本憲兵隊裏也有花田這樣的老好人呢。

和蔣伯誠先生住在一起，花田照常兩天一次來看我，伯老見他對我執禮甚恭，見面離去必定九十度一鞠躬，一天晚上他悄悄的跟我說：

「喂，墨林！你想想辦法，再在花田面前用點工夫，把王先青、曹俊、毛子孤他們也弄過來，大家住在一起。」

我說好的。第二天花田來了，我便向他懇托，花田先是說：『那怎麼可以呢？』但是我釘牢了他不肯放鬆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花田終於又被我說動。王曹毛三位都搬過來了，這一下我們真是悠哉游哉，每天高談闊論，旁若無人，興趣來時，更拉開椅子打打衛生麻將，趁東洋兵不注意，還暗暗的和外面朋友通電話。

負責看守我們的，有一班日本憲兵，總共是十四個人，我們不惜和他們攀交情，大家相處得非常好，因此我們也就格外的得到便利。記得某次在電話裏聽見朋友說：上海來一位算命先生劉洪聲，算命算得準極了，於是便由我說服了東洋憲兵，把劉洪聲叫到西蒲石路來。

劉洪聲一到，我爲了表示籠絡，先叫他給東洋兵算命。這傢伙不愧爲走江湖的，一眼便看穿了我的用意，他先排憲兵班長的八字，排着排着的突然高聲叫了起來：

「哎呀！你這個命好得不得了嘛，簡直是奇命！我包你不出三年，就要官升六級！」

關在西蒲石路，談談笑笑，麻將搓搓，地方寬，飲食好，要吃什麼就有什麼，照說是蠻寫意了，不過時間一久，我又覺得難過，一心只想出去走走。

於是我得寸進尺，又在花田面前作文章，我先給他暗示，坐吃山空，我的錢快用光了。這位好好先生，聽了就替我着急來，往後兩次我故意不再提起這件事，反倒是他非常關切的來問我：

「萬樣，你錢用光了，怎麼辦呢？」

裝着愁眉苦臉，我歎口氣說：

「有什麼辦法呢？我又不能出去。假使我能出去的話，還可以到朋友那裏去挪動挪動，或者是做兩票生意。」

漸漸的，花田和我商量細節問題，——他終於決定，我可以在白天出來，不過，必須派一名憲兵陪着。

「請他換穿便衣好不好？」我進一步的要求：「他穿軍服陪着我，朋友一看見就嚇跑了。」花田想想，這話也對，又答應了。東洋兵一穿便服，跟我的保鏢跟班又有什麼兩樣？再說，他們不懂中國話，我儘可跟外間的朋友在他面前暢所欲言。

坐監牢熬到了這個待遇，事實上等於已經釋放，於是我又恢復了往日的太平日子，每天早出晚歸，吃館子，會朋友，自家店裏，和杜先生的幾處公館，不時走走，陰違久矣的癩濕堂，恣恣浴，如今又已成爲我的日課。東洋朋友不曾嚐過那種全套享受，一聽說我要帶他們混堂裏去，人都都眉開眼笑，反過來巴結巴結我。

附帶說明，在這一時期裏，太平洋戰爭已近尾聲，日本海空軍幾乎全部毀滅，大陸戰場，我軍奮勇反攻，「皇軍」節節失利。以至每一個

日本人都深感悲觀失望，他們的士氣日趨低落，辦事散漫疏忽，跟初發動侵華戰爭的時候，何啻有天淵之別。同時，他們眼看戰敗在即，對我們這些「政治犯」，反倒增添了幾分敬畏。因此，我這次被捕之能够享受種種的優待，倒並非完全由於花田的老實，以及我擺的噱頭，這是其理甚明之事。

蠻自由，挺痛快的「牢獄之災」，歷時計為半年整，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前夕，周佛海到上海來，專誠拜訪過我們一次，三天後，我們全體都被日本軍部下令釋放。

### 戴笠將軍請我坐席

那些寡廉鮮恥、罔顧氣節的漢奸，羣魔亂舞，才只幾年？鞭砲一響，勝利來臨，他們逃不了也跑不掉，一個個驚惶失措，岌岌不可終日。從前慘遭他們戕害荼毒的所謂重慶份子，如今都成了他們乞憐求救的目標，曾幾何時，連我這個業餘地下工作者，也被他們列為對象。第一次被捕曾經幫過我大忙的李先生，有一天代表周佛海深夜過訪，他一疊聲的問我：

「你要錢嗎？要房子嗎？要做押款賺兩票嗎？要白相白相嗎？周佛海說了的：只要你開口，他可以一一為你辦到。」

「謝謝，我不要。」當時我很坦白的告訴他：『我自小追隨杜月笙先生，杜先生交代過我，除了他以外，不可以隨便拿人家的錢，我靠杜先生的招牌，這一輩子儘量吃用的了，我不會為錢財上的事，毀了我跟杜先生的關係。』

後來，周佛海又託他的阿舅，復興銀行總經理沈先生，送兩百根大條給我，我當面請他把這二千兩黃金收回去。自此，前後總有十多名漢奸把金條送上我家門，假使我照單全收，撈他個黃金二萬兩可以說是毫無問題，但是我一文也不拿，我心裏明白得很，漢奸們在這時候送錢，無非想我幫他們的忙，讓他們逃避國法的制裁，設若幫不上忙呢？那時候他們就會哇哩哇啦的喊出來了，莫說杜先生面前，就算在我自己家裏，我也不能做人呀。

勝利了，杜先生從浙江淳安，凱旋歸來，我和他八年離亂，一旦重逢，回憶種種，恍同隔世，當年杜先生因為不耐重慶山居，霧大濕重，他染患了喘症，身體益形虛弱，我比從前更盡心的服侍他，一日，在他的病榻之側，杜先生把我叫過去問：

「墨林，你弄了銅鈔沒有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勝利前後，阿有人要送錢給你？」

「有的。」於是我據實報告，誰要送我幾百條，誰又要送我多少，「但是我統統不要，我不會忘記爺叔交代我的那些話。」

「好！」杜先生很高興，他躍然坐起，一拍大腿，向我一伸大拇指：「墨林，你很好！」

就這麼一句話，對我來說，已經足值黃金若干萬兩。因為杜先生有生之年，除開抗戰的那幾年裏，我一直在他的身邊侍候，他的脾氣，我敢說早已摸得很清楚了。說老實話，杜先生在聽到我肯定的答覆以前，心中未始不在疑惑，他是在

為我耽心，像那種千載難逢的發財機會，我能够抗拒得了嗎？倘使我真的藉此機會撈一票，取了大筆的「不義之財」，憑我一介平民，不做官、不拿餉，歷經艱危，出生入死，從事「義務性質」的地下工作，如今苦盡甘來，國土重光，我收了漢奸走狗的奉獻，杜先生又怎忍對我加以深責！難怪他聽到我在抗戰八年之內，始終保持這條清爽坦白之身的時候，會高興成那副樣子了。

不久，戴笠先生蒞臨上海，他是杜月笙先生最愛重、要好的朋友，他在杜先生杜美路公館成立總部，特地把我調過去，擔任總務。我曉得戴杜之間的交情，絲毫不敢怠慢，像對杜先生一樣的服侍他，但是戴先生却要和我平起平坐，他搬進杜美路頭一次請客，一定要我入席，並且特地當眾對我加以表揚，說了許多我在協助地下工作時的事蹟，如今戴先生和杜先生俱已作古，而我以七十之年執管為父，記錄前塵往事，兩位先生的聲音笑貌，猶仍不時在我面前出現。

## 試 閱

贈與中外雜誌讀者的親戚、朋友、同學、試閱。請附郵票拾元，寫明收件人地址、姓名，由本社代寄第九卷第三期特大號再版本一冊。